

特31

717

明治
新刻

校正標註十八史略

石村貞一
河野通之
標註

五

高祖神堯皇帝諱淵字叔德姓李氏

隴西成紀人父昺於周世封唐公淵

襲爵曰角龍庭姓協圖讖擊天下望

久矣隋末起兵武德元年五月受隋

禪建都長安在位九年壽七十帝

舉晉陽精兵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帝

將出師掃除亂逆六年之內海內皆服

服議者皆稱成功之速蓋以太宗之為子也

相表奇異帝曰角龍庭有三乳史良

祖相之曰骨法非凡貴不可言

校正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五

元 廬陵曾先之編次

日本 長門石村貞一 仙臺河野通之 標註

唐通鑑注曰唐古國名陸德明曰周成王母弟叔虞封於唐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

行恒山之西太原大丘之野李唐之先李虎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受

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生子昺襲封昺生淵襲封起兵克長安進封唐王遂受隋禪國因號曰唐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武昭王暕

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昺於周世封唐公淵襲

爵隋煬帝以淵為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

相表奇異名應圖讖周衛元

相表奇異名應圖讖周衛元 唐高祖 武德 四書房藏版

之句此所謂詩

世民也深水即淵楊隋

陰有姓也又當時民議

有李氏將興之語

縱酒納賂自晦

晦以免煬帝猜忌

承制承受制詔而

便宜專決也蓋承

制始於後漢鄧禹

云

以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突厥

寇邊詔淵擊之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

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官監裴寂普陽令劉文静相結

文静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

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

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

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會淵

兵拒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間說淵順民心興義兵轉禍

為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

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

豈忍告汝慎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

文靜謂世民曰通

鑑文靜見李世民

而異之深自結納

謂寂曰此非常人

豁達類漢高神武

同魏祖命世才也

文靜坐與李密連

婚繫太原獄世民

就省之文靜曰天

下大亂非高光之

才不能定也世民

曰安知其無但人

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能盡職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
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
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
裴寂私以晉陽官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
馬欲舉大事止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會煬帝以
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
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
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乃
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高之後世紀高生
生熙熙生天錫天錫生虎乃帝祖也
圖讖時有李氏將興之語
大使之大音駝
晉陽官監掌官禁
監平聲主上謂煬帝萬數之數上聲尊公
謂高祖淵過音戈
二郎謂世民為寂之為去聲併誅恐官人
覺其謀故陰養士

世民

說興 義兵 于下文太宗條下 晉陽官監晉陽縣 屬太原郡有離官 故置官監 裴寂按新唐書淵 留守太原領晉陽 官監裴寂為副監

之也 尊公猶曰大人即指高祖

來虛煬帝南巡則千乘萬騎去從故曰虛

關中 部署分其部伍職掌也

縣官 天子一曰縣官

李金才 李暉字金才為煬帝所殺時民間皆言李氏當興煬帝命悉殺海內凡李姓者

侍淵以宮女侍奉淵後

隋越 二郎指世民世民

王侗 為高祖第二子

李密 恐事覺併誅耳謂裴叔以私令官人侍淵當同獲罪而

降 字大

裴叔以私令官人侍淵當同獲罪而

字大

馬而不取世也巨世民引兵擊西河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進

兵取霍邑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淵留兵圍河東自引

兵西遣世子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群盜悉降於淵

合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帝淵為大丞相唐王加九錫受

禪立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州數上聲野鳥為鸞通鑿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自西苑

飛集寶成朝堂前德儒等奏以為鸞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

儒擢拜朝散大夫正為之為去聲霍邑縣屬霍州臨汾屬

平陽絳郡今絳州韓城縣屬同州降音項平聲下同元吉淵

第三隋東都留守越王侗煬帝之孫也亦為眾所立稱帝

於洛陽東都隋以河南府為東都留守官主

子仁果立魏公李密與隋兵戰大敗降於唐字文化及

弒其所立王浩自稱許帝○涼王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

破秦秦主薛仁果降送長安斬於市○右秦薛舉自隋煬帝大

世凡二○李密之將徐世勣據密霍墻降唐賜姓李○勣子亦

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

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

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替而唐

世後之賜姓者亂之者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

之豈循理者乎上清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

世法○竇建德取河北諸州自稱夏王○李密叛唐唐人獲

而斬之唐人行軍總管盛彥師○右魏李密自隋大業

主竇建德破字文化及誅之元世紀許字文化及自武德

主侗立一年王世充廢之而自立為鄭帝尋弒侗○唐遣將

襲涼王李軌執歸殺之河西平○大業十三年偕號至是凡三

化及 誅死蓋棟動李淵 欲令決意起義也 諸書併誅下有為 此急計四字

帝 李軌 稱帝 借兵突厥時突厥 強盛控絃百餘萬

薛仁 果降 李淵起義資其兵 馬前後餽遺不可 勝記

數之曰數銷讓也 恭帝即代王侗也 史稱李淵受禪即

德稱 帝位改元武德 夏王 降於唐密以東三

李密 萬歸唐唐以為光 祿卿邢國公

之 自稱許帝化及自 知必敗然笑為帝

竇建 德破 煬殺秦王浩即帝

位於魏縣

許 賜姓李世勣籍郡

五世

明治 校正標註

也。經莫綱目發明高祖當開創之初，能行是禮，其視隋人廢黜學校者，不田租同矣。

均田自井田之制壞，百姓貧富不均，故唐均給土田，以制民產。

租庸調唐賦役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調出絹，庸布麻，庸出絹。

丁中之民，丁當也。謂當強壯之時，中謂上下通也。二十為丁，十六為中，田一頃唐六典凡田五尺為步，二百有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畝當今五畝，十六步有奇，一頃當今五町五段，五畝十六步，八為口，分口分田人八十畝。

調隨土地所宜，風土不同，故綾絹絁布各從其所宜。綾絹絁布，皮帛之細曰綾，絁如麥稍，曰絹，絲經桑，曰絁。純經緯皆帛，曰布。收其備備通作庸。

太白唐用入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則日收綾或絹，或純或布三尺是之為備。

課役俱免，課謂備帛，無得與民爭利。

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今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士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信義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階，為勳官。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一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二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民貧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庸備同調去聲。下並同。減十之六，只四十一。

畝減七，只三十畝。十之二十分為率，民得其八，官得其二。世業世守，其業口分之音，墳去聲。有六口則給田，調隨其所宜。為調純音尸，絲經桑緯曰純。三尺每日收其傭帛三尺，亦隨土地所宜。旬有之有與又通，免其調。或官中有事而加役，至十五日者，則免收其調。以上之上上聲，下並同。九等上上，中上，下中，中中，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預，則也。計帳每歲一改賦稅簿籍，戶籍。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民為儲嗣，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世民曲意，諂事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世民為儲嗣，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世民曲意，諂事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秦分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之事，力請乃決。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讐。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

立世曰此以廉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

皇太子學文武者為士協謀協合也

短世民短舉其人過失也

大白經天大白星出概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

見秦分封域皆有分星以察其國之妖祥秦之分野雍州也

行周公之事周公殺兄管叔弟蔡叔故今以殺建成元吉為行周公之事

似為世充建德報讐建成元吉嫉世民聲威功績出已上謀殺之故曰似

太子傳位過失也

遲敬德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事悉委太子處決

然後聞奏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

徵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珪亦嘗

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稱為太上皇帝詔傳位於

太子是為太宗文武皇帝

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秦分屬未蓋見午而被於未也周

公之事誅兄管叔弟蔡叔兄弟專欲殺兄建成弟元吉為世之為

建之為並去聲帥音率射音石尉遲姓尉音辭敬德名處音

杵間音潤○范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

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

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第雖齊聖不先於

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

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

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跡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

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

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

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

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

當如舜封之是也而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

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

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

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

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

採其語為名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

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高祖以秦王功高特

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

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康李玄道蔡允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

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

為王世充竇建德報讐

軍國事謂軍事及國事

處決處分決斷也聞奏上聞進奏

魏徵時徵為太子洗馬

舉止自若謂其舉措動止自如不懼

對不屈徵對曰先太子用

世民高祖次子也母齊氏生而不驚

方四歲有書生數其相表奇異曰此

人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

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名之為

初治

史略

卷之五

唐太宗

六

四書房藏版

以聰明英武有天下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力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及為所斃高祖因傳位壽五十三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謂其相表奇異他日為天子也開府置屬開天策府置僚屬開館即修文館後更置弘文館分為三番番猶次也十八學士分為三番六人為一番宿直館中討論討研究也夜分即夜半

恭許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太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為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幾音機及也冠音貫相去聲長音張上聲蓋音甘入聲三番番遞也每以六人為一遞入直更音庚圖像已上十八人形像贊讚同稱美曰贊預與同登瀛洲謂如登仙也補外補之職事官為吾之為去聲○鄭曰漢唐之世其人臣號為有知人之明者莫若蕭何之識韓信房玄齡之識杜如晦高帝之至南鄭而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及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大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高帝於是拜為大將太宗之在秦

女放官

圖像圖畫十八學士形像也登瀛州瀛州三神山之一在渤海謂預學士之選之衆如昇仙也府僚多補外高祖信讓欲散世民之黨故出天策府僚屬為州縣官也王佐才謂王若輔佐如伊尹太公之流

置弘文館

剖決如流謂剖判裁決如水之流事無留滯也決策指玄武門擊殺建成元吉事放官女宮女三千幽閔可憐故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政事

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四部經書史書

如晦決策至是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機發音○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旗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四部經書史書音角舉也較也上上聲下同○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

以至便橋集長安城
北而西頭門曰復
天下門即平門也古者
平便通用初漢武
於此作橋跨渭水
上以趣茂陵其道
易直橋正與便門
相對因號便橋
責以負約初太宗
與突厥面結和親
至是背盟來寇故
加讓責又震耀軍
容示之必戰虜懼
請盟而退
羅拜衆皆羅列而
拜也

亦曰四部書
前言行古人嘉
言善行也
商榷商量論駁也
商旅野宿時方太
平盜賊絕踪故然
受賂抵法賂職也
抵當也受賂賂當
法律也
大寶箴易繫辭傳
分天聖人之大寶曰位
下為此為天子之箴戒
十道故名
奉一人奉謂飲食
衣服之類凡奉養
一身也
九重九陽敷之極
故君之門以九重
祖孝曰關門遠郊門近
孫奏郊門城門皇門庫
雅樂門雉門應門路門
瑤其臺而瑤其室

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
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
馬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
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
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
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
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
忘其身亦猶是也音古上聲下同治平聲下同桀紂音繁死也賈
也音去聲○張蘊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
臺而瑤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
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
於無形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其言大寶箴聖人之
辭也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謂淳熬淳母炮豚炮脾炮炙珍
漬熬肝膋也沒一作汶關暗同冕旒冕十有二旒天子之服
也漢制度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采
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於冕前後黻纁皆以五采
黻黃色纁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分天下為十道因山川
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劔南嶺南
○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右梁梁師
帝義寧元年僭號至是凡十二年而亡夏州屬
甘肅即朔方○案世紀此一節當在貞觀二年○太常祖孝
孫奏唐雅樂祖孝孫祖姓孝孫名○案
女三千餘人○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

明治
史略
卷之五
唐太宗
四書考載反

五花瑤瑤皆玉名瑤瑤
判事同昔樂作瑤瑤
置中官紉作瑤室
書門
下相
檢察
亦作酒池可望十里
對亦作酒池回盤
精丘而牛飲者三
十人
沒沒暗昧貌左傳
注沒沒沈滅之言
也
察察苛察也又煩
碎也
分天下為十道隋
末豪傑割據各相
雄長及唐興相帥
來歸高祖割置州
縣以寵之太宗以
民寡吏多悉併省
之分為十道
雅樂雅正也謂非

俗樂
故事舊例也
軍國大事云云便
破突
錄其判詞而雜署
其名也唐制自朝
廷至郡縣決事皆
有詞謂之判
五花判事便蒙五
花蓋謂綾紙五雲
綾之類中書舍人
之判必書此綾紙
故當時謂之五花
判事
有狄
亂大
宗所
啓
林邑
入貢
有差失則門下塗

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
郎。駁正之。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
勿雷同也。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
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
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
相。推房。杜。為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
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
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門下二省雷同。同聲相應。曰雷同。秘書監。官
掌秘典。明史籍。監平聲。斷音端。去聲。爭。諍。同。○初突厥既強。
救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積北。頡利政
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

李靖
破突
啓
亂大
宗所
啓
林邑
入貢
有差失則門下塗

邊師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
諸軍討之。靖龍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
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
州。分突利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
雲中都督。以統其眾。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
軍。敕勒其先匈奴。薛延陀。回紇。以下十五部。總謂敕勒。統音
賢。入聲。十五部。名號未詳。積音清。入聲。砂積。陰山。在開平。
北。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匈奴。
奴置陰山縣。東漢省。入五原。唐天寶元年。復陰山縣。靈州屬
甘肅。今朝慶軍。四州。名號未詳。六州。名號未詳。順州屬北平。
○案通鑑。此一節。以下事實。並在貞觀四年。○范曰。先王之
制。我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焉。孔子美齊桓
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聖人之德。我狄如此。太宗
既滅突厥。而引諸我。雖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
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
則中國幾向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林邑遣使入貢。○伊
世有我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唐太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太宗

伊吾竄而秦還謂之來降歸是檢察之良法

吾來降置伊西州峯蹄伊州伊吾郡西州交河郡也○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入朝雷同聞入言不問

音穹入聲姓也○先是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上

四夷是非而附和者謂

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

請帝之雷同如雷發聲

自是後置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貞觀四年蔡公如

為天則物同應之也

晦卒上語及必流涕蔡公蔡國公爵○是歲大有年上之初即位也

守秘書監通典凡

常與群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饑者

正官皆稱行守其

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

階高而官卑者稱

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徵曰五帝三

行階卑而官高者

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帝道而帝

稱守官階同者並

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斗米

無行守字

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至

善謀善斷房杜二

也

賢當國同心一體

是天下大稔米斗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

故能謀斷相資彼

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曰魏

此不以為疑忌可

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蓋德彝元年

示得大臣之體也

六月死矣有年稔曰大有稔音較平聲薄也易音亦一匹四

面折廷爭面折於

見前隋○五年林邑新羅入貢新羅國在東夷入貢通鑿林

廷爭於朝廷諫爭

煬帝下○黨項內附開其地為十六州黨項西

也

人魏徵以為不宜受○黨項內附開其地為十六州黨項西

皆居嶺北磧沙漠

上喜各付使者歸之○黨項內附開其地為十六州黨項西

頡利突厥可汗之

六州名號未詳○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上

奉使者還馮驩卿

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

鄭元璫使突厥還

陣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王珪罷徵為侍中七德通鑿注

言於上曰戎狄興

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

衰專以羊馬為候

之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

今羊馬多斃此衰

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七德者蓋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林邑今羊馬多斃此衰

安民和衆豐財之義也九功通鑿注唐功成慶善樂以兒童

新羅亡之兆也

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七德者蓋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太宗 十四書房藏版

四州順祐化長四

上曰云云至是太

宗志滿意溢揚揚
自得之狀可想見
皆稱天可汗范華

陽曰太宗以萬象
之主而兼為夷狄
胡越之君不壯其名而

一家受其後事不師古
吐蕃不足為後世之法
入貢也可汗音極寒

大有季季即年字
謂大豐年也大有
年本春秋宣公十

六年之文
常讀為當古字通
用

教化言以德教化
久也
人漸澆詭謂人心
澆薄偽託難以德

侍

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履而舞後更號
九功舞九功者蓋取書九功惟叙之義也諱音帝審也

上親錄囚徒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救

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

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

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

安西前漢高帝所置馮智戴南蠻
酋長胡越胡謂頡利越謂智戴

別種○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而禪位至是又九年

吐谷渾先是入寇涼州以李靖帥諸軍討破之

年吐谷渾遣子入侍○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宜饒銀大發

采之歲可得數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

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

定府教化導也
竊道謂假仁義狂
詐力

乘大亂之後一說
乘當作承

上卒從徵言此所
以貞觀之治冠漢

唐也范氏曰太宗
可謂能審取捨矣

微仁義之言也欲
順天下之理而治

之德彙刑罰之言
也欲使天下之性

而治之太宗從徵
而不從德彙行之

四年遂致太平仁
義之效如此其速

也

斗米伊藤東涯曰
唐之一斗較今之

二升半許
勤而撫之勤勉而

桓靈侯我耶黜之治平聲宣州屬江東饒州屬○定府兵凡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

宮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

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

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

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

尉每歲季各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

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近數皆一月而更定府兵更

制隸音麗屬也諸衛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更音庚

下同折衝果毅通鑿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歲季十一月帥音率與直官與價直令自買馬上上聲下

同番上更番宿衛給番隨遠近以定番上之制近數之數音

朔下○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

安撫之也一說勤慰勞之意未嘗嗟怨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嘆怨望大德教大豐熟也檢音在十九人通鑑作二十九人俛首不視欲其偃武也歸觀之欲其修文也錄囚徒顏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寬帶與否也定府兵石潘陽曰孔穎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

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獎歎十條大略一言遣使徵求二言奢肆思用人九三言縱欲勞人四言昵小人疎君子五言貴異物作無益六言不輕與賢而易弃人七言田獵馳騁八言外官奏事顏色不接九言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十言關中之民徭役勞弊以上皆言不如貞觀初十四年上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國子監即太學已上之上上聲屯衛飛騎左右親軍便官全書註唐義行本為屯衛將軍分典飛騎百濟國在東夷說如字疏去聲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邊絕西域朝貢及

侯君無專兵之患故先集滅儒謂三代而下兵高昌制之善惟唐之府吐蕃兵耳猶得寓兵於求婚農之意蓋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也按府兵之制深得居重馭輕之法其制稍為近古厥後一變為曠騎再變為禁軍其法漸壞可勝嘆煙閣越騎謂其驍勇能超越也折衝果毅都尉改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折衝取折兵衝之義教敵為果毅致果為教見左傳承乾上深採擇賢者

拘留中國人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交河高昌所都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鄭公鄭國公爵替音潔廢也滅也書石釋名曰臣子追述君父功以書于石曰碑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長音張上聲孝恭太宗再從兄弟屈如字王曰傳說未遇而高宗審象以求之范蠡既去而勾踐鑄像以訪之此二者唯其先後之不同而其好賢樂善之心則一也宣帝之麒麟閣光武之雲臺太宗之凌煙閣其圖繪功臣之意是亦高宗勾踐之意歟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

胡治交王票生十八史格卷之五唐太宗十三四書房藏板

廢為毀譽嘆美也賜徽
庶人黃金十斤既馬十

正

親釋典釋典天子

禮祭宗聖先師之

稱唐制仲春仲秋

釋奠于文宣王以

祭酒司業博士三

獻

師說多門言詩經

有毛鄭左傳有服

杜之類

定五經疏疏記注

也

文成公主太宗之

女

興替替他計切廢

也

製碑碑說文堅石

也凡人死追述其

功德以書于石曰

碑

凌煙閣閣在西內

三清殿側分三層

丁南湖曰凌煙二

十四臣蓋象二十

四氣所以補天而

弘化也

險詐傾險諂詐

阿黨阿比朋黨

上愈不悅疑其沽

直詐君也

傳其婚踏所立碑

丁曰凡女一離終

身不改况天子之

女諾以宸斷乎凡

言一出駟馬莫追

况天子之言勅為

碑文乎太宗此舉

禮義信三者皆亡

矣其為賢明之累

可勝惜哉

上親征高麗褚遂

良諫曰命一二猛

官

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

乘釁因勸之反事覺廢為庶人君集坐誅秦亦以險詐不立

立晉王治為太子秦太宗第二子怨望通鑿侯君集之破高

獄後以中書侍郎奉文本上疏得免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

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

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路所立

碑嘗薦案魏徵嘗薦君集有宰相才宜委專知諸衛兵馬起

修記事之史音砌○十八年上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

蘇文弒其君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

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泉蓋蘇文高麗君長

名也未詳是

不蓋甘入聲○十九年上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上渡遼水

拔遼東城降白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

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

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

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敕班師是

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

幾三千人戰馬死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

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復之所製碑定州屬

中山府降音項平聲下同烏骨城已上數城並在東夷鴨綠

水出高麗東北西入于海平壤城在東夷高麗所都將盡之

將音漿班師還師曰班十城名號未詳戶口通鑿徙蓋遼岩

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魏音機少牢羊豕也少牢聲

○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降之招諭敕勒

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詔曰朕聊命偏

官

回紇

乞置

官司

良諫曰命一二猛

官

回紇

乞置

官司

良諫曰命一二猛

官

回紇

乞置

官司

良諫曰命一二猛

官

回紇

乞置

官司

將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愚臣所甚憂也上不聽平壤高麗國都所在獲其本根云云降將延壽惠真之言也或又謂或指長孫無忌班師還兵也深悔之范華陽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不異煬帝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十一姓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濊

師逐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生廟仍頒示天下上為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刻石於靈州十一姓譜系未詳使去太古也降如字告音谷報千古昔大王岐山之迂高帝平壤之圍皆夷狄之耻也今既皆得而臣之猶申報於前王矣○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玄齡卒上悲不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一年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司空官梁公梁房杜玄齡如晦王魏王珪魏徵英衛英公李勣衛公李靖○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知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默之我死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豐州都督受詔不

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偏師猶言一部隊廟略出師預決勝算于廟堂故謂廟略若廟算混元言元氣混沌陰陽未分時雪耻酬百王云云丁南湖曰太宗此句以雪耻除兇為詞而名義甚正以百王千古為念而志量甚偉是雖好大喜功其實帝王之氣象也若隋煬之詩曰呼韓塞額至屠耆接蓬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是蓋挾勢張威而名義全無矜己誇人而志量

至家而去豐州屬○上崩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一曰貞觀貞觀即位二十一年丁亥改元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侈為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音校自味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也角力角競勇力自知神采為臣下所畏常溫顏

太容矣
無迹可尋東坡云
房杜之傳無可記
之事亦此意
理即治也高
宗諱治故避

接群臣導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為高宗皇帝為去聲東征東征高麗

之
徘徊顧望云云徘徊不進貌言貶之而彼低回遲疑不速赴任所則當直殺之耳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曰修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日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為左僕射尋為司空皇后無忌妹十二篇君體建親求賢

世勳逆料太宗心以武事故直赴任地議氏為者曰太宗以權數御世勳而世勳以機心事太宗

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治國之治去聲盡通鑿作備 ○永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才人昭儀皆女官名 ○通鑿 ○六年上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為后許敬宗李義府贊之褚遂良不

受詔不至家而去
草昧謂造物之始
守成保守成業
創業開大業

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更音范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

絕皆
由之
神采為臣下所畏
威神光采自使人畏縮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故上務和顏色溫言接之

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黔為潭州都督 知政事官嘗陪貳宰司參預朝政狡狂也猾也忌謂畏忌憎惡克謂好勝殘害左氏傳今其言多忌克 ○武

初封晉王後立為太子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六
不諱死人生之常不可諱故謂死為不諱

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孤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褚遂良貶義府參知政事義府貌若溫恭與人嬉怡之信哉

李勣
高宗皇帝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後立為太子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六

置遂良先一年卒至是無忌與初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音紀 ○通鑿永徽五年由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無忌第酬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大夫仍載全寶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調無忌無忌對以他語意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黔州屬川南今紹慶府 ○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

尊老
君為
太上
玄元
皇帝
幸拜為昭儀后及李勣蕭淑妃龍皆衰更

元皇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老子 ○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

李勣
字避
太宗二名也
欲武昭儀為后武氏乃慧多權數初入宮居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李勣蕭淑妃龍皆衰更

今紹慶府 ○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老子 ○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

明治
李勣
字避
太宗二名也
欲武昭儀為后武氏乃慧多權數初入宮居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李勣蕭淑妃龍皆衰更

今紹慶府 ○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老子 ○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

明治
李勣
字避
太宗二名也
欲武昭儀為后武氏乃慧多權數初入宮居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李勣蕭淑妃龍皆衰更

新刻本... 卷之五... 則天武氏

後高相與諸之上皆不... 帝稱

天皇帝... 褚遂良不可遂良... 與長孫無忌韓瑗

后稱... 泣涕極諫上不聽... 此陛下家事云云

胡曰自李勣有是... 言李林甫叢取之

以成明皇殺二子... 之禍德宗舒王之

議亦祖此說微李... 必東官殆哉

安置胡曰投竄於... 荒遠州郡謂之安

置... 至是無忌云云初

柳爽韓瑗皆諫廢... 王后許敬宗李義

府誣奏夷瑋與遂... 良圖不軌皆

即位... 中宗

坐殿...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曰嗣聖明

鳴朝陽上崩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皇帝

上既封泰山欲偏封五嶽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

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菽粟不稔餓莩相望四夷交

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

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且竊以此為憂上優

容之鳳鳴朝陽山東曰朝陽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年武后廢帝為廬陵王而立其弟且且擁虛器者七年改元

曰垂拱曰永昌太后廢自為皇嗣而稱帝是為則天武氏

國在吉安虛器不得有為徒尸虛位武氏贊曰小雅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

白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

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辭也武氏之

亂唐之宗室滅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之八九以太宗

之召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衰

如之比耶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付

昏重高宗獨受社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

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則天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護之女

也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一年為

才人時天下歌曲名斌媚娘已成讖貞觀末太白屢書見大

史占云女主昌又傳秘記唐二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

宗惡之嘗與群臣宴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稱封

次廢... 武后... 稱帝... 自立

子姓李遂為唐... 遠祖故奉尊號也

范氏痛論其非可... 參看

鳳鳴朝陽言其絕... 無而僅有也

中宗皇帝名顯高... 宗太子即位後為

母武后廢為廬陵... 王居房州十四年

明治文正集生十八也各... 則天武氏

類張柬之等迎復
祚五年崩壽五十

廢帝為廬陵王中

宗欲以中父韋玄

貞為侍中裴炎固

爭中宗怒曰我以

天下與韋玄貞何

不可惜侍中邪

炎白之太后因謀

廢立

則天武氏名曩儻

位二十一年壽八

十一歲乘唐中憲

操竊神器任用酷

吏屠害宗支毒流

播紳其禍慘矣

娥媚娘太宗賜武

氏號娥媚按娥亦

媚也隋末既有此

曲至唐漸盛

咸識猶言成預言

也

令各言小名即酒

令也托酒令令言

之也

爾健爾猶云如此

謀不軌即謀反也

軌法度也不遵法

度者謂之不軌

見之而泣高宗之

為太子入侍太宗

見武氏而悅之太

宗崩武氏為尼忌

日上詣寺行香見

之而泣一說武氏

見上而泣也

勸高宗納之欲以

間蕭叔妃之寵也

苦風眩因風疾而

眩暈故曰風眩

涉獵歷覽文史約

略會得也

俸齊等等也

明治

交正票柱十八史略

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

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

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

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為尼高宗

幸寺見之而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高宗

納之既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武氏年三十二遂自昭儀為

后王蕭皆為所殺贈父士護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高宗苦

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

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人謂之一聖在高

宗之世后自殺子弘廢子賢高宗既崩子哲即位廢為廬陵

王而立子且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書見之見音現占音

瞻令去聲下同武字通鑿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

羨當王之王去聲長音張上聲為所之為去聲涉獵謂若涉

水獵獸聲覽雖多不專精也英公李敬業起兵討之檄曰一

稱去聲七廟太祖三昭三穆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

家之天下太后遣將擊殺之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自名嬰稱皇帝國號周以且為皇嗣改

姓武時嬰年六十七矣初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

弟居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依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

吾謂蓮花似六郎耳嬰知人心不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己

盛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止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

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柑制天下然

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嬰每屈

則天武氏

四書房藏板

卷之五

史略

明治

交正票柱十八史略

略會得也

俸齊等等也

明治

交正票柱十八史略

略會得也

俸齊等等也

明治

交正票柱十八史略

略會得也

俸齊等等也

明治

交正票柱十八史略

略會得也

俸齊等等也

明治

新刊本... 恕執... 法... 二聖... 稱曰二聖... 稱制謂母后聽朝... 政出詔令... 檄曰檄者曉諭公... 衆之書也... 一杯之土未乾一... 杯一掬也土墳墓... 也言葬高宗未歷... 時月也... 六尺之孤安在論... 語泰伯篇曾子曰... 可以托六尺之孤... 即謂幼君也時子... 哲立而廢故云爾... 域中猶云宇內... 匡復匡正恢復... 自名墨鳳閣侍郎... 宗春客改造十二... 字以獻器照也即... 改造十二字中之

一也... 五郎六郎郎家奴... 呼其主之稱五六... 其輩行也輩行猶... 言順序... 蓮花似六郎耳花... 不知人但似之耳... 盛開告密之門於... 是四方告密事者... 蜂起人皆重足屏... 桃李... 在公... 鐵鍊言深文之吏... 入入于罪猶上治... 鎔鍊鍛鍊以成其... 器也... 羅織謂網羅組織... 誣陷無辜也... 相制相制也言相... 內亂持却制下民猶鐵... 鉗之束物也... 權敵權謀術數... 犯而不校校計校... 則天... 祖天

意從之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妻師德狄仁傑姚元崇皆名相
宋璟亦顯於朝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弟除代州刺史師
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
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
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
之耳師德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語仁傑曰朕用卿
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妻公盛德我為所容久矣武承
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容言於盟曰太宗擲風沐雨親
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
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
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

明治交正... 卷之五... 則天武氏... 則天... 祖天... 犯而不校校計校... 權敵權謀術數... 鉗之束物也... 內亂持却制下民猶鐵... 相制相制也言相... 誣陷無辜也... 羅織謂網羅組織... 鎔鍊鍛鍊以成其... 器也... 羅織謂網羅組織... 誣陷無辜也... 相制相制也言相... 內亂持却制下民猶鐵... 鉗之束物也... 權敵權謀術數... 犯而不校校計校... 則天... 祖天

嬰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召廬陵王還都立為皇太
子以子曰為相王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嬰常屈從稱
為國老而不名仁傑卒嬰泣數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
行沖多規諫曰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
曰吾樂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
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嬰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
相才也後竟用柬之為相嬰寢疾甚柬之與崔玄暉敬暉桓
彥範袁恕已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
東宮斬關入斬易之昌宗於無下遷嬰於上陽宮上尊號曰
則天太聖皇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

明治交正... 卷之五... 則天武氏... 則天... 祖天... 犯而不校校計校... 權敵權謀術數... 鉗之束物也... 內亂持却制下民猶鐵... 相制相制也言相... 誣陷無辜也... 羅織謂網羅組織... 鎔鍊鍛鍊以成其... 器也... 羅織謂網羅組織... 誣陷無辜也... 相制相制也言相... 內亂持却制下民猶鐵... 鉗之束物也... 權敵權謀術數... 犯而不校校計校... 則天... 祖天

也此語見論語

唾其面唾口液也

當笑而受之耳是

時武后亂政酷吏

羅織動輒誣陷無

辜故師德為此忍

耐之言以訓其弟

殆有得於明哲保

身之意矣

營求為太子為大子

頗費經營也

擲風沐雨語本莊

子即沐甚雨擲疾

風也備嘗辛苦艱

難之意

鋒鏑鋒刀鋒鏑矢

鏃也

大帝高宗諡天皇

大帝

二子廬陵王哲及

皇嗣且

姑姪與母子孰親

元者十日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曆久

視太足長安英國公爵李敬業姓名勳孫震子勳死

干下同六尺之孤安在子哲既立而廢周禮疏云六尺年十

五也遣將李孝逸貞高宗弟復音伏墨音照僧懷義沙門曰

僧梵云僧伽行去聲下並同索蘇各切姓也鍛鍊威虐逼脅

酷烈如爐鍛音端去聲羅織羅網無辜織成罪狀勝音升相

脅持為之我為為國為私之四為字並去聲環音影唾音他

去聲口液也漱音消容色變也語去聲武承嗣三思三去聲

武姓承嗣名三思字則天姪也柳音臻入聲梳也大帝高宗

二子哲且附音閑合祭曰附房州屬河南相王之相去聲好

去聲爭諍同籠力董切竹器東音簡玄暉暉通鑿作幃音偉

恕己己音紀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接皇城之西北上尊

之上上聲是冬殂臨朝凡二十二年案通鑑則天既殂遺制

去帝號而稱后改元者十案前紀年當作十四詳見本文萬

歲通天四字年號○胡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

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

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二人四罪也自立

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

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

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

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

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

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惟其不能是以不施踵韋氏肆行無

所忌憚意可以長安之五年帝復位號唐帝即位二月而被

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二年還為太子者又八年而

後反正韋氏復為皇后上在房陵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

私語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

慢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

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得入宮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

而上為點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五人

武后於承嗣三思

姑姪也於哲且二

人為母子

附枯附合祭于廟

也

信重親信敬重

國老謂國家之大

老也

墨泣數有天奪我

國老何其速邪之

語

規諫規正諫爭

珍味多珍異之味

往往悅口喻阿諛

苟合之徒

藥物之末良藥苦

於口而利於疾忠

言逆於耳而利於

行藥物喻進忠言

曰備末諱辭也

安樂

公主

降墨

重行冲以為我樂

救除籠中物不可一日
開也

桃李悉在公門
桃李喻所薦賢士言

天下賢者皆萃于
公門下矣以桃李

喻人本說苑李簡
子與陽虎問答之

隆基言又考試官所取
門生謂之桃李

率羽林將軍李多
祚等張柬之謂李

多祚曰將軍實
誰致之多祚泣曰

大帝也東之曰今
大帝之子為二豎

所厄不思所以報
大恩乎多祚曰苟

利國家唯命之從
遂與定計

斬關破禁中門關
也

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

客矯制撲殺之上意快快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

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大女乃相與

謀於餅餠中進毒上復位改元者二曰神龍景龍景龍四年

而遇弒立溫王重茂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

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王立之是為睿宗皇

帝復位之復韋氏復之復並音伏均川屬河南反正復帝位

擲散博采上為之為去聲五人張東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

袁恕己皆前平武氏亂者○通鑿神龍元年武三思與韋后

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因為畫策不若封暉等

暉為平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東之為漢東王恕己為南陽王

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二年又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

嘗坐謀殺三思廢皇后之事者通謀賊暉崖州司馬彥範龍

州司馬東之新州司馬恕己寶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是秋

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擄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怒命戮

其事奏言敬暉等使人為之上乃長流暉於梧州彥範灤州

東之灤州恕己環州玄暉古州已而三思尋矯制殺之墨敕

詔敕上言之上上聲擄屈也宗楚客宗姓楚客名馬秦客馬

姓秦客名己音紀餅餠飲音淡麪食遇我

通鑿中宗在位凡六年重茂中宗第四子

睿宗皇帝名旦初高宗崩中宗廢武氏立旦為帝者七年矣而

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為帝立隆基

為太子宋璟姚元之為政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

宋璟姚元之為政

復見天日當時帝

與后同被幽閉不

能仰視天日故云

也猶云垂簾適女子出嫁曰適音赤

是冬殂人君非正統而死則書殂

反止謂復帝位

韋氏復為皇后綱

目書復立韋氏為

皇后書法書復立

韋氏著唐再禍之始也

欲自殺帝聞教使

至每欲自殺蓋憂

懼惶恐之餘至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睿宗 玄宗

四書考索 卷之五

傳位 方繁繁中彼此內
局戲名以異木為
太子 外有六梁故名雙
陸一說投瓊以行
十二碁各行六碁
故謂雙陸
點善點小黑也畫
小點而善算
也

賜王爵罷政賜王
爵外尊功臣也罷
政事內奪其權也
皆出章后武三思
之意也
受賜賂音求賄賂
也說文以財枉法
高力 相謝也
士知 墨敕墨書詔勅無
內侍 朱色印信故曰墨
省事 斜封付中書不取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勇之士密

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武后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

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

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

之遂為太子尋受禪使去聲將音漿建儲建立諸太子也○開元元年高力士

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

正封故曰斜封付
與中書以除授官
職也
面詰 面前詰責也
撲殺撲打擊也
快快不樂貌
皇大女以女為皇
嗣之稱
餅餠麵裹肉為之
睿宗皇帝名旦初
名旭輪高宗第八
子中宗之弟武后
之廢中宗也立旦
為帝及后改唐為
周立為皇嗣封相
王中宗崩乃即帝
位僅二年壽五十
五

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內侍宦官不置三品官○姚崇

為紫微令姚崇即元之避開元尊號改名崇紫微令○二年

以太常不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俗

侏優雜伎左右教坊以中官為之使自是不隸太常梨園弟

子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弟三

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胡曰玄宗謂太常不應典

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監盛選女工以實之此則煬帝之

為也○焚珠玉錦綉於殿前通鑑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

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母得服珠玉

錦綉其織成錦綉聽深為皂自今天下更母得米珠玉織錦

綉等物違者杖一百罷兩京織錦坊○司馬溫公曰明皇始

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
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歟○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

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花萼相輝萼花謝承花
棟之華萼不離離燕飲
兄弟之意以名樓也○二年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

以功所謂可與權

者俞然盛貌一說歸

姚崇八風舞非左傳來

救時仲所謂八風舞唯

之相借其名而備諸濫

醜之態者

宋顯五經掃地凡物竭

為相盡無餘謂之掃地

百官是詐欽明所為害

得職名教失儒道也

玄宗明皇帝諱隆

基睿宗次子以平

韋氏之亂之功立

為太子未幾即位

享國四十四年壽

七十八

羽林宿衛之官言

疾如羽多如林也

力讓之成器曰國

家安則先嫡長危

則先有功苟違其

宜四海失望臣死

不敢居平王之上

高力士為右監門

將軍范氏曰明皇

不戒履霜堅冰而

輕變太宗之制崇

寵官者增多其員

自是以後漢于國

政未流之禍蓋基

儉素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聖十餘日政

事本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顧謂齊澣曰我為相

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

伴食宰相黃門監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

聲謁告請休告歸齊澣紫微舍人知音智推音退平

○四年姚崇罷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

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宗相繼為政崇善應

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

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莫得比二人每

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姚崇罷通鑑主書趙誨為

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救時標誨各杖一百流

嶺南崇由是憂懼請避相位薦璟自代見音現為之為去

聲○八年宋璟罷以禁惡錢雜以銀鐵

○九年宇文融言天

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

以融為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為刻急州

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日

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始此檢括檢

使各附籍土著當差同平章事太宗時僕射李靖以疾辭詔

疾小遷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平章事之名始此

勸農使官掌農田同三品太宗時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

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同三品之名始此更音庚下

同上下並上聲分次更替上謂宿衛下謂歸家○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曠

霍曠張弩也府兵法曠曠張說請募兵宿衛更號曠騎○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為

人峭直上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

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數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休罷張九齡繼之峭直通鑿注峭挾也休罷

○二十二年九

韓休
峭直
天下
肥

倉廩故稱康食

左右教坊唐百官

志載開元二年置

教坊於蓬萊宮側

然休德李林甫相之
已遂薦林甫相之
其負帝多矣
妃嬪結武惠妃等
太子為內助
以安
祿山
為節
度使
告林甫林甫先意
奏請玄宗驚喜為
神由此恩寵日熾
太真
威權赫奕
節度使都督帶使
持節者始謂之節
度使而謂其兵為
方鎮蓋節度使始
于邊將之屯防者
天寶以後唐室日
衰武夫戰卒起行
陣以功除節度使
由是方鎮相望於
內地世握兵權而

思所以中傷之至是以下所善嚴侯之為罪人請屬上
以九齡為阿黨罷政事詳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六年立忠王為太子忠王玄宗第三子 ○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
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厚賂歸譽之上
益以為賢平盧城在漁陽一說盧當作虜漁陽縣有平虜渠即其地未詳是否 ○天寶元年以
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二年祿山入朝 ○三年改年曰載 ○
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汾州號為范陽節度 ○四載以楊太真為貴妃
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為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
自以其意乞為女官且為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蜀州
川今崇慶州司戶官掌佐部壽王名琬令平聲且為之為去聲 ○六載以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請為楊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
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水迎之釗貴妃

唐之威令不復行
矣
批曰批批判也
王夷甫識石勒通
鑑注石勒少時行
販洛陽倚欄上東
門王衍顧左右曰
觀此胡雛有奇志
恐為天下之患馳
入政之會勒已去
後勒果拔魏後趙
構禍晉室
千秋金鑑錄綱目
張九齡以為以鏡
自照見形容以人
自照見吉凶乃述
前世興廢之源為
書五卷謂之千秋
金鑑錄上之上賜
書褒美
九齡罷崔融對憲
宗曰人皆以天寶

之從祖兄也得出入禁中先是判度支屢奏帑藏充牣上帥
群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處音
音義從祖兄同曾祖之兄從去聲度音堂入聲帑藏金帛舍帑湯上聲藏音狀牣音及滿也帥音率 ○十載為
安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遣諸楊與之游祿山體肥大上
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
先拜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
厚後三日召入貴妃以錦綉為大襪祿使宮人以絲輿昇之
上聞歡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銀錢
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
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
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

明治... 卷之五 唐玄宗 二十四 書考載版

十五年安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洛陽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傾巧傾險巧詐改年曰載法堯舜時也

以楊大真為貴妃通鑑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養成數千無當意者或天下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大真更為壽王聖節將軍昭訓如潯納大真宮中犬真肌態置醜曉音

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窒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為安之為去聲予與同音余對舉語安之語去聲耳

下同好如字我死矣因林甫須好點檢之語而慮得罪以死

○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上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如賢嫉能排抑勝己性陰險人以為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白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然祿山畏林甫術數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為相言祿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立仗馬列音已

○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

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龍過如惠妃官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賜劍名國忠劍以圖載有金刀自請改之因賜名國忠

祿山改之因賜名國忠此胡祿山營州雜胡故曰此胡

赤心赤誠也謂無偽

極極負兒夜也以練與昇之以練帛製毬子昇對舉也

論真官掖官旁有舍謂之掖庭

唱忠義

義

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原

郡屬山東今德州二十四郡河北一道領郡二十有四音層不料之辭○林曰燕伐齊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燭絕航而死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為齊有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聞風之人孰不從之者在天寶末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真卿首

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轡二十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蹙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是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葦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蕃將胡人為將漢將漢人為將音控馬勒奚

○平原太守顏

顏泉官門外號南衛立

卿起仗馬一鳴輒斥去諷諫

口有瘡腹有劍言溫言接人而陰中

傷之故云爾術數詐術權數

獻馬三千匹花名

獻馬欲以襲擊賜

也祿山遂反祿山欲

俟上晏駕作亂因

起兵楊國忠數以事激

計賊之遂決意而反

烟塵千里兵馬所

關入過烟塵漲天千里

不絕承平猶云太平

父老尾解言如屋宇敗

請留壞敗左解散也

顏真卿初真卿知

祿山必反托霖雨

完城浚壕為之備

祿山以其書生易

之及祿山反遣使

宣旨間道奏之而召

徵傳勇士旬日至萬餘

人諭以舉義討賊

太子繼以涕泣士皆感

憤推真卿為盟主

何狀便蒙猶云柯

如人顏泉卿是古者反

河北諸郡皆應之

河北十七郡皆歸

朝廷其附祿山者惟范陽

顏泉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顏泉卿○十五載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泉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泉卿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燥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高之比死罵不絕口其數

反已祿山有我奏汝為判官起至太守之語已音紀為去聲

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丘討賊真源

帥音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

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翰與賊戰大敗

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

怒殺楊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遮道請留上

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傲白上

曰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

其力且宜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

武請尊馬嵬之命後五上乃許尊上為上皇天帝上在位四

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為肅宗皇帝

復音伏哥舒複姓麾下蕃將木拔歸仁等馬嵬驛在咸陽西

鬼五灰切胡音充入聲留後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

州馬嵬之命謂宜旨欲傳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遇祿山之

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為

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

都遣冊寶如靈武璿音余必音秘又音慈見○遣使徵兵於

靈武果卿及袁履謙等

上皇勅顏泉卿送洛陽

璿冊果卿晝夜拒戰糧

盡矢竭城陷賊執

果卿及袁履謙等

明治

唐肅宗 至德

卷之五

唐肅宗 至德

徵兵送洛陽

於回 驃狗也。驃，暹也。羯，胡羯也。狗，犬也。羯，山胡人，故罵之曰驃狗。

安慶 驃狗，狗也。驃，暹也。羯，胡羯也。狗，犬也。羯，山胡人，故罵之曰驃狗。

祿山 高之，當作河，河古瓦，反音寒，說文別入肉，而置其骨也。

回紇 即後世凌遲處死之法是也。

哭於玄元皇帝廟 高祖以老子為祖，立廟高宗尊為太上玄元皇帝。

起兵於雍丘討賊 巡至雍丘與賊戰，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畏瘡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入關入潼關也 上出奔祿山反謀。

賊陷 賊陷。

睢陽 睢陽。

回紇 ○招討節度使房瑄與賊戰于陳濤邪瑄用車戰大敗

陳濤邪 地在咸陽邪音邪 ○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

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廢妾子代慶緒為嗣

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慶緒祿山子慶恩

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

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

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三百引

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

鳳翔府屬陝西即扶風郡葉音攝廣平郡屬

河東今廣平府西京長安復音伏走音奏 ○賊將尹子

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巡先守雍丘移軍寧陵屢破賊既

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却賊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

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

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

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因病不能戰

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

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

寧陵郡屬歸德茶紙筆蹄云茶與紙食士之食音嗣厲列也

能致其身身辭之完厲捐階而無怨斯可謂能竭其力

張巡守睢陽至於殺妾以食士斯可謂能致其身 ○上皇

發蜀郡還西京 ○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

元年是歲復改載為元年九節度朔方郭子儀淮西魯靈興平

李洙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李廣深河南崔光

遠河東李光弼 ○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

澤路王思禮 ○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

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燕皇帝 ○李光弼代郭子儀

明借而與賢者交

遣冊寶如靈武

子即位及上尊號

李光

史思

明借

之服謂不挾爵位

布衣交布衣賤者

十二崩

克復兩京不失舊

物在位七年壽五

上皇

宗太子因祿山亂

乃即位靈武其後

表識書也於書中

有所表記也一說

表文也下言於上

之書

皇孫叔即代宗也

今展... 天子以玉后

整... 天子以金

李輔... 用車戰以牛車

國... 千乘馬步夾之

上皇... 役官軍死傷四萬

於西... 餘人

使人... 入獄之而自立

慶緒... 夜遣李猪兒

執刀... 直入帳中斬

禄山... 腹腸流血數

斗... 遂死

東... 京洛陽

保... 鄴守鄴城也

張... 巡許遠死之二

人... 協力守城遠謂

軍... 糧修戰具居

應... 接而戰關蓋

一... 出于巡糧竭力

盡... 遂死之

保... 障堡壘障壁

李光... 長... 顏曰猶言直

李光... 進也

巡... 殺安委遠亦殺

其... 奴充糧

厲... 鬼左傳子產曰

厲... 有所歸乃不為

厲... 然則厲鬼鬼之

無... 所歸者也

西... 京長安也

九... 節度之兵潰于

鄴... 郭子儀等九節

度... 圍鄴城諸軍已

無... 統帥城久不下

上... 下解體官軍與

史... 思明刻日決戰

未... 及布陳忽大風

吹... 沙拔木天地盡

晦... 咫尺不辨兩軍

驚... 潰子儀以朔方

軍... 斷河陽橋保東

京... 戰馬甲仗遺棄

殆... 盡諸節度各潰

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皆聽命

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率眾劫遷上皇日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

西內西苑內御樓天子所臨曰御食音嗣又音穀寢以成疾

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射殺思明而自立

朝義思明子少子朝清使人駱悅射音石劉曰夫禄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暖而及及于腹矢及于臂繼及于頸天之報施亦明矣速

李光弼為大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

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宗皇帝

登遐天子崩曰登遐更音庚綱目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

李光弼為大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

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宗皇帝

登遐天子崩曰登遐更音庚綱目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

李光弼為大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

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宗皇帝

登遐天子崩曰登遐更音庚綱目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

李光弼為大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

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宗皇帝

登遐天子崩曰登遐更音庚綱目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

誅李
子儀
儀於上上乃召子
儀代以李光弼

諸鎮
自為
西內
大明宮為東
與慶宮為南內
不豫謂有病不豫
悅俗所謂不快也
率眾劫遷李輔國
乘上有病矯詔遣
兵露及遷上皇於
西內
表裏相須而行事
曰表裏
晚晚年也
代宗皇帝名預肅

歸本鎮
李光弼代部
儀於上上乃召子
儀代以李光弼
旗幟精明言旗色
比前加一層精彩
也光弼號令嚴肅
可想
西內大明宮為東
與慶宮為南內
不豫謂有病不豫
悅俗所謂不快也
率眾劫遷李輔國
乘上有病矯詔遣
兵露及遷上皇於
西內
表裏相須而行事
曰表裏
晚晚年也
代宗皇帝名預肅

代宗皇帝初名倓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封楚王改王已

而為太子改名豫是即位誅李輔國以雍王适為天下兵

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仙

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志忠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薛嵩

鎮盧龍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投之諸鎮自為黨援

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兩京長安洛陽雍去聲敗音拜成德軍

等州相衛刑洛貝磁六州屬河東衛今衛輝府刑音形今順

魏郡博屬山東今博與德屬山東滄屬河東瀋屬河東即河

間盧龍幽州號盧龍節度鎮幽涿營莫平蘇為檀等州冀希

也望也朔北也諸鎮通鑿注曰安史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

北之地付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肱解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

之藩

鎮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

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二年流官者程元振元振

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

皆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

至是流秦州切齒街怒元振○臨淮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

光弼不至上撫之加厚素與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

麾下諸大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永泰元年平

盧將李懷玉逐節度使侯希逸而自知留後詔因而授之賜

名正己自知自掌其鎮之專詔因而授之因使懷玉為平○

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

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

元振太子繼世嗣位
歷十七年壽五十
三崩帝平亂守成
足為中材之主然
藩鎮陸梁上陵下
替養戒亂階唐之
綱紀大壞不可復
振肅代之為也
誅李輔國通鑑上
在東宮以輔國專
橫心甚不平及嗣
位以輔國有殺張
后之功不欲顯誅
之十月壬戌夜盜
入其第竊輔國之
首及一臂而去勅
有司捕盜遣中使
存問其家為刻木
首葬之
尚其無事偷安姑
息之甚至此也
河朔敢抗朝命始

此范華陽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此乎

出奔陝州吐蕃度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為出幸陝州掩蔽不以為時奏掩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雅王浩為關內元帥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乘瀾漫山野子儀奏請益兵元振過之不通狼狽狼亦狼屬無

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僕固覆姓懷恩名初為朔方節度使曾與李光弼復東京平河北特功驕驕遂內樹四帥外交回紇而叛經陽縣屬安西二虜回紇吐蕃長音張上聲下同遣人牙將李光瓚使去聲下同呼去聲令公子儀時為中書令故號曰令公藥葛羅回紇帥音宙兜整○通鑑子儀讓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助叛臣何其愚也今吾挺身聽汝殺我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昇駕令公亦捐館天下無主是以敢來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遂與師大破之

○二年幽州將朱希彩殺李懷仙詔因以希彩領鎮幽州即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所鎮○大曆五年誅宦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為觀軍容使軍容之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其時也至廣德初為天下觀軍容宜慰處置使專總禁兵勢傾朝

野大曆初判國子監升坐講席覆餗以譏宰相王璿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朝音潮相州之敗事在肅宗乾元二年所音林鼎覆餗音速易曰鼎折足覆餗公餗鼎實也謂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非其人至於覆○七年盧龍將

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也載如字間如字○九年殺朱希彩而以朱泚領鎮詔因授之將孔目官李懷璣泚音妻上聲○九年朱泚以弟滔領鎮而入朝九案通鑿○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胡椒味辛性溫

狀如鼠李生西戎及南海諸國○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悼之

○十三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十四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十五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十六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十七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十八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十九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幽州 王浩為關內元帥 子儀為副元帥 出鎮咸陽以禦之子 儀行至咸陽吐蕃 二十餘萬乘瀾漫 山野子儀奏請益 兵元振過之不通 狼狽狼亦狼屬無

前足附狼而行離 則踰故人俾邊無 措謂之狼狽 切齒謂眾皆憤志 齒相磨切也 光弼不至程元振 諶之光弼聞之遷 延不至

盧龍 與子儀齊名時稱 將殺 郭李 諸大將謂田神功 成疾而死史譏光 弼不能以功名自 自知留後知拙言 主留後留王後務 清儉之稱唐中世以 藩鎮跋扈節度使 有故將繼其任者 稱留後以待正授 二虜爭長回紇吐

綱目卷之五 唐德宗 建中 四書房藏板

蕃二虜五爭為主帥也

免胄釋甲示推赤心不敢疑且視其自來也

羅拜羅列而拜伏也

觀軍容使以郭李元勳難相統屬不設元帥置觀軍容

宜慰處置使監之怡然怡悅也一說

以欺不軌猶云謀

賜死元載專橫上

論用兵濼謀之遂誅之

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正己以先海內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洽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年田承嗣卒姪悅代之○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詔因以鎮授希烈李忠臣

大曆崩太子立是為德宗皇帝

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為太子至是即位○常袞以欺罔貶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

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擇人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

○案是時郭子儀朱泚皆衣獨居政事代二人署名奏賊中書舍人崔祐甫為河南少尹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

二人對初不知遂貶袞為潮州刺史為去聲下同音庵曉也行去聲○司馬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矣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

○溜青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溜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太平庶幾可望

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祐甫薦楊炎自司馬除為同平章事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

親疎家財田宅等收之新故于官也

清儉清廉儉素聲譽聲伎音樂

駟從甚盛謂車馬奴隸之從者甚多也

縮為相三月而卒尹起辛曰楊綰為相僅三月而弊政侈俗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

德宗皇帝諱適代宗長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而崩帝猜忌刻薄以聰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忘受欺於姦諛用盧杞趙瑣以至於敗

時望當時有人望

親故親戚故舊
謂其才行諳熟其
才能品行也

表徵錢三十萬緡
上欲受之恐見欺
卻之則無辭崔祐
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所獻
錢賜之使將士人
人戴之恩又諸道
聞之知朝廷不重
錢財上悅從之正
已慙服云云

祐甫薦楊炎上方
勵精求治不次用
久卜相於崔祐甫
祐甫薦炎器業上
亦素聞其名故自
遷議中用之

兩稅法夏秋徵之
夏稅無過六月秋
盧杞
稅無過十一月稅
藍面
大曆十四年墾田
鬼色
數為定呂東萊曰
尚父
田制雖商鞅亂之
郭子
於戰國而租稅尚
儀卒
存歷代之典制惟
兩稅之法立古制
然後掃地

租庸調解詳于大
宗紀條下
版籍所以書戶口
輿地者
至德肅宗年號
迫趣取辦趣與促
同時軍費浩繁故
急迫督促唯取辦
于一時不暇顧其
後也

無復常準謂無一
定之準則也
困弊窮困疲弊
丁中天寶三載令

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

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

徭悉省兩稅夏稅秋稅至德肅宗年號趣音促辨薄見切常

主客元居曰主寄居曰客見音現差楚宜切等也在所云云

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鹽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

充使通漕運幹鹽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

久典利權眾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希炎旨

告晏然望上遣人縊之忠州屬川南治平聲度支官掌天下

子惟嶽自領軍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楊炎盧杞同平章

事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有口辯上悅之幾如字藍面

父大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為天下安

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嘗遣

使至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

拜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顯諸孫

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額之而已年八十三而終尚父德

之初詔尊郭子儀為尚父為公之為去聲二十四考唐制一

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

四考七壻姓名皆未詳額當作領五感切點頭也八十三通鑿三作五

自領鎮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先後皆反○三年四人皆自

稱王朱滔稱葉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

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

上書曰朕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案

唐德宗

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為成丁

財計財利計算

通漕運漕水運也

先是運關東穀入

長安者以河流湍

悍率一斛得八斗

至者則為成勞受

優詔是以為江注

河渭水力不同各

隨便宜造運船緣

水置倉轉相受給

自是每歲運穀或

至百餘萬斛無斗

升沈覆者

幹鹽利幹能事也

晏專用推鹽法充

軍國之用以為官

朱此多則民擾故但於

督號出鹽之鄉置鹽官

大秦取鹽戶所煮之鹽

兼元帥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
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李希烈反○

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先括富商錢增諸道稅四年行稅

間架除陌錢等法兩河河南河北括檢也○通鹽韓都廣陳

者借其餘以供軍增諸道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本道稅

錢每十請增一百乃詔增諸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一斗價

皆增百錢稅間架趙替奏每屋兩架為間每間上屋稅錢二

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范曰德宗有平一海

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

征橫歛以繼之民怨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

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李希

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

過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餒眾怒作亂入城上出奔亂兵奉太

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眾議稱帝秀

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大秦皇

帝先是有術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

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泚犯奉天

李晟率兵赴援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赴難亦破

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而行上表

暴犯惡衆論亦喧騰各犯上不得已遠貶之襄城縣屬汝州

安定郡原州屬鞏昌今鎮原州獨音靠去聲餉也糲音闌入

聲鹿糲食音嗣奉天郡屬陝西今乾州晟音盛援音院渾音

魂姓也城音織見音現上表之

上上聲遠貶貶為新州司馬○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

罪已以謝天下奉天所下書詔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

涕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已音紀上上聲謝罪是○李

希烈僭號大楚皇帝○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陸贄諫去其

榜大盈庫以貯諸道貢獻之物行宮○李懷光反上奔梁州

在奉天去上聲榜木片題署曰榜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三三二四書房藏版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三三二四書房藏版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三三二四書房藏版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三三二四書房藏版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三三二四書房藏版

唐德宗興元元年

但驚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
上奔復置官其江嶺間
奉天去鹽鄉遠者轉官
李懷光絕鹽賈則減價
光起難破之謂之常平鹽官
難破之謂之常平鹽官
獲其利而民不之
鹽國用充足而民
不因弊

依昂物價貴賤也
人布炎音通鹽荆
南節度使使半布
楊炎音奏劉晏與
朱泚書辭多怨望
炎證成之

藍面鬼色謂面藍
青而無生色也
尚父德宗即位初
以子儀比太公望
烈號賜此號及卒蓋志
大楚武

王武俊
俊等
上表
李希烈

明治
文三原主一八口各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上奔 凡二十四考 唐制 梁州 無歲終考 官司 功 李晟 考 上則 褒之下 則 克復 長安 子儀 為 中書 長安 今 歷 二十四 考 每 為 考 上

問安問安否也 額之額作額為是 謂點頭首肯也 府庫謂帑藏也 枯富商錢括檢也 通鑑大常博士韋 頌為 都賓 陳京 建議 以 李希 為 貸利 所聚 在 富 烈所 商請 括其 錢出 萬 緡者 借其 餘以 供 軍上 從之

馬燧 平河 盧計 其數 或有 宅 屋多 而無 他資 者 出錢 動數 百緡 取 匪一 間者 杖六 十

告者賞錢五萬 除陌錢網鑑注陌 通作伯漢志有阡 陌之得阡謂千錢 陌謂百錢俗謂百 錢為一陌是也按 吐蕃 其法 凡公私 貿易 十今 加為 五十 也 蓋買 賣者 各每 緡 算五 十錢 則官 除 留百 錢故 謂之 除 陌錢

稿師餉軍慰勞也 糲食菜餼糲米之 不精者餒餅餒也 麵粟菜為之 術士方術之士 暴暴白也 喧騰喧嘩沸騰也 所下書詔陸贄受 詔所草也

反以赴援有功而 不得見上故反 ○魏博田緒殺田悅自領軍府 魏博田緒殺田悅自領軍府 魏博田緒殺田悅自領軍府

歲克復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晟露布至行在曰臣已 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虞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 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復音伏將梁庚芬露布直書克復 之事於帛建於漆竿露布不封以 示中外為去 ○車駕還長安 ○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是 真卿為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 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為賊所縊 將音漿 ○貞元元年 盧杞量移將再入而卒 至是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 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袁 高不可遂以杞為澧州別駕而卒 ○幽州朱滔卒 ○馬燧及 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河中府屬山 西即河東郡 ○二年淮西將陳仙 竒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竒朝廷因以少誠領鎮 ○三

年張延賞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鹽夏州李晟嘗破 其一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身辭厚禮求於馬 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延賞與晟有隙 數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瑊走免吐蕃 畏晟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 盟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 鹽州屬甘肅堡音保寨也數音朔去上聲 ○李泌同平章事 賣燧託燧以求盟而執瑊則燧必得罪 ○李泌同平章事 上與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 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略 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 從音促平 奉天二年號為 世之為去聲 ○八年陸贄同平章事 ○九年大尉中書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唐德宗 三十四 四書屏牘

李晟 瑋林大盈庫玄宗
嘗置此二庫德宗
設之奉天行宮以
貯諸道貢獻之物
去其榜榜書木片
高揭示眾者

肅清整肅掃清也
祇謁寢園祇敬也
寢陵寢也園謂塋
域也

鐘簋不移簋鐘鼓
之村象神獸製之
鹿頭龍身以架鐘
鼓

廟猶如故廟者貌
也所以彷彿先人
之容貌如故謂宗
廟儼存不敢毀損
也

元老猶言大老
量移集覽移徙也
謂得罪遠謫者遇
陽城

書考 廟儼存不敢毀損也

下下 廟儼存不敢毀損也

廟儼存不敢毀損也

廟儼存不敢毀損也

西平忠武王李晟卒○十年陸贄罷坐論裴延齡姦邪之

十一年貶贄忠州別駕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

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被譖故貶初夏縣陽城以處士徵

為諫議大夫皆相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臣論

譏之至是判度支裴延齡譖贄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

佞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

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史治

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平聲猶

切也盡言以前直諫為讐言之夏縣屬解州陽城陽姓城名

爭諍同度音堂入聲譖贄屬上十字為句朝音潮脫小學注

倘若也白麻寫詔敕紙儒林傳蔡倫用木膚麻頭幣布為紙

屬湖南治平聲下同撫字心勞字愛也謂愛養百

姓考下下考核實也謂若考實其功則當下下也○十四年

淮西吳少誠叛○二十一年上崩在位二十七年改元者三

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清明者二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

末年姑息而已太子立是為順宗皇帝建中即位二年庚申

斷四海之熱而鋒銳銷爽一至於此何也不知持志之方為

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眾人喜怒在己而不在

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四凶以其罪也若

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

行其成立而天下服唯喜怒在己故忠賢者則惡之忌之疎

之出之跋扈者則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疲將之悍馬若慈

母之驕子若守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

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玩侮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

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

惕然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

患乎

順宗皇帝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棋者王叔文俱

出入娛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執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吳少 敬則量移近地 數言和便勉及晟 議也

吐蕃劫盟將盟吐 蕃伏兵數萬於壇 西代鼓三聲大驚 而至渾瑊得馬乘 之走免

倘與儼向猶若也 詭誕詭詐怪誕也 陸贄罷陸贄上疏 數千言論延齡詐 誕欺君之狀或規 其太銳贄曰吾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他無所恤遂 罷

宣力 宣宣布也謂 陳力

追仇盡言以 仇也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用事 前日忠諫盡言為 仇也

新史... 卷之五

被諸廷... 處士之家居不仕者

風采風貌神采

守關言與諸諫官

立關下不去必欲得報如守之也

當取白麻壞之言

欲取寫以延齡為相之制數白麻紙毀之也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紙寫

制而不用印

一說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

慟哭於庭哀慟哭泣也庭廷通用

左遷集覽左猶下漢法地道尚右故謂貶官為左遷

劉關

反

楊惠

珠拒

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 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 叔文等用事... 卒○上在位改元曰永貞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憲宗章武皇帝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位敗王侄王叔文

侄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 刺史柳宗元柳州刺史劉禹錫連州刺史韓泰撫州刺史韓曄饒州執誼崖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餘未有考 ○元和元年西

川節度使劉闢反同平章事杜黃裳薦高宗文討之... 郡 ○夏州留後楊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兵馬使所斬

馬使姓 ○高宗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二年鎮海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 鎮海執州

命其功也崇百官志... 高宗考功法有四善及... 文翰二十四最之目而... 劉關比較優劣差以九... 李錡等因升降之九等... 反上中下各有三等... 沙陀也... 催科政拙催督促... 賦稅也時道州賦... 稅不欲觀察使數... 請貴州當上考功... 第城自書第為考... 下下蓋調戲之語... 也... 末年姑息而已姑... 息謂因循偷安... 順宗皇帝名誦德... 宗太子在位一年... 傳位太子純自稱... 太上皇未幾崩壽... 李藩四十六帝不幸罹... 批救疾疢邪肆志而能

明治文正... 唐憲宗

此則狀也何名批救均薦之為相知無不言... 絳鯁直吉甫善

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

數月用盡翁然稱為得人均器局峻整人人不敢干以私藩

吉甫裴均李藩李絳皆賢相均嘗為李吉甫疏人才三十餘

也取其鷹揚之義 ○自杜黃裳以後相繼為相者武元衡李

唐憲宗

卷之五

三十一

李家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

死交猶言列領之交

蹤跡詭秘言其行為詭詐秘密不可測知也

田典 瑞倪瑞山巔倪水

許也英有知瑞倪者謂無知其所行何如者也

有風疾失音通鑑

賜與 時順宗失音不能

名弘 決事常居深宮施

言昭容牛氏侍左

右百官奏事自惟

中可其奏

追陸贄陽城追追

召也綱目德宗之

末十年無敢群臣

以微護逐者不復

叙用至是始得量

殺陸贄陽城赴

京師二人皆未聞

追詔而卒

憲宗皇帝諱純順

宗太子在位十五

年為宦官陳志弘

等所弒諱曰藥發

暴崩壽四十三帝

剛明果斷志平膺

亂能用忠謀不惑

群議卒以成功唐

之威令幾於復振

李愬 足為中興之主及

入據其晚節信用非人

外宅 監國從韋華之言

也 杜黃裳薦高崇文

議者以為蜀險阻

難取黃裳知高崇

文勇略可用薦上

逢迎終每與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時在朝如崔群白居易

等皆謹謹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地音忌疏去聲批之

可更音庚素紙謂別用白紙書之連粘教後意未萌而先意導之曰逢迎直絳以絳言為直易音異謹直

也 ○七年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為節度使遣裴

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

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屈

强者果何益乎賜與名弘正奉貢初魏博節度使甲李安覺

眾皆忿怒推興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眾曰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眾曰諾六州魏博節度使

所統州名未詳復音福郭音韻州屬山東即薛郡極強不柔服也 ○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

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

府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

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

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

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

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

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

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季琳李祐釋

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鴉池混軍

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

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二歲時元和十二年也淮西既

平上浸驕侈先是一歲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又

用度支使皇甫鏞鹽鐵使程異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

綱目

唐憲宗

卷之五

四書房藏版

唐憲宗

四書房藏版

唐憲宗

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彰義淮西號彰義軍亡命逃亡之人也東畿京畿之東十六道筌蹄所載

抵河東魏博部陽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十二道所云詳見韓文平淮西碑刺音次射音石唐鄧

二州皆屬河南唐即豫州蔡州屬河南即汝南牙城古者軍

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者即衙城也度音堂入聲鐫音博

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羨餘賦外之餘物

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刺史音施

試上表之上上聲潮州屬廣東○案愈表其略曰佛者夷狄音

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音

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久促惟梁武帝在位四音

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一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音

亦尋滅事佛及禍由此觀之不足信矣如其身在奉命來朝音

陛下容接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音

不舉其罪臣實耻之○通鑿曰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音

衛更相是非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音

擊鴟鵂池混軍聲音

唐律音

裴度宣慰淮西行音

營是時諸軍討淮音

西久未有功上遣音

裴度詣行營宣慰音

察用兵形勢度還音

言淮西可取之狀音

姦人謂密探者見音

唐律音

擊鴟鵂池混軍聲音

蔡州城傍有鴟鵂音

唐律音

裴度宣慰淮西行音

營是時諸軍討淮音

西久未有功上遣音

裴度詣行營宣慰音

專以軍事委之不置監軍遂以成功

批之制敕有不可者直於黃紙尾批

之批批判也

鯁直鯁骨鯁也喻

直言不諱

謹謹正真貌

宣慰宣慰軍也

給復免除賦稅也

強強者謂從前藩

鎮將吏抗朝命者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

彰義淮西號彰義軍亡命逃亡之人也東畿京畿之東十六道筌蹄所載

抵河東魏博部陽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十二道所云詳見韓文平淮西碑

刺音次射音石唐鄧

二州皆屬河南唐即豫州蔡州屬河南即汝南

牙城古者軍

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者即衙城也

度音堂入聲鐫音博

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

羨餘賦外之餘物

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刺史

音施

試上表之上上聲潮州屬廣東

案愈表其略曰佛者夷狄

音

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音

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久促惟梁武帝在位四

音

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一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

音

亦尋滅事佛及禍由此觀之不足信矣如其身在奉命來朝

音

陛下容接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

音

不舉其罪臣實耻之

通鑿曰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

音

衛更相是非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

音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擊鴟鵂池混軍聲

蔡州城傍有鴟鵂

唐律

裴度宣慰淮西行

營是時諸軍討淮

西久未有功上遣

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可取之狀

姦人謂密探者見

唐律

骨相傳三十年一
開開則年豐人安
來年應開請迎之
上從其言至是佛
骨至京師

待郎韓愈上表極
諫尹起辛曰憲宗
號為剛果而所為
如此者由其聖學
不講素無理
義以養其心
故外物足以移之
爾未幾金丹躁渴
既不足受長生之
效而身且不保佛
亦無如之何則其
妄誕之說顯然矣
韓公表諫幾致極
刑要之排斥異端
正議不屈讚之凜
凜猶有生氣也

劉黃
對策

防微衣於豈切戶牖間也亦曰黼衣其制如屏風見書傳
玩好納諫以諷朝稀晚正服以諷服制非異罷獻以諷微求
諷信任群小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上遊戲無度性復褊急
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為宦者劉克明所弒在
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為文宗皇帝褊音邊上聲為去聲
寶曆即位
二十年改元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名即太和
二年親策制舉人宦者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權出入主
之右無人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之考官皆歎服而
不敢取中第者裴休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
物論置歎稱屈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上疏乞
回所授官於蕡不報穆宗子敬宗策為去聲策試也制舉唐取士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

金丹仙藥所謂精
不老不死方者
多躁藥發而心身
煩躁也
左右獲罪有死者
上躁怒心氣不平
動輒濫殺故然
穆宗皇帝名恒憲
宗太子在位四年
竟因服金丹崩壽
三十守已成之業
而不能保由是再
失河朔迄于唐亡
不能復取
敬宗皇帝名湛穆
宗太子在位二年
上與為宦官劉克明等
李訓所弒壽十八帝昏
等謀章失德自殞其身
誅宦宜哉
荒淫荒於酒淫於
色也

曰卿實皆升於有司而並選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
待非常之才橫去聲劉蕡對策時應賢良方正之舉其策略
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輔相得以專其
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親近恣大政臣恐曹節侯覽復
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持廢立之權先君不
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
彘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奉典
謨承丕緒矣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
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一命之寵哉○范
曰宦官脅制天下自宰相以下莫敢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
寵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官豈不愧哉蕡音墳中去聲物論衆論也論去聲蕡音敷類厚羞愧也上上聲
○太和五年上與同平章事宋申錫謀誅宦官不克申錫
敗死初文宗與申錫謀誅宦官而以京兆尹王璠泄其謀王守澄等知之令人誣告申錫謀廢去上信之遂貶申錫卒於貶所
○九年上與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注本
宦者王守澄所引訓本名仲言又為注所引得見守澄守澄
薦於上侗儻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數上悅之訓注揣知上

丹宸六歲丹宸以
箴諫誨戒飭之辭
宵衣夜未明早起
求衣蓋人主憂勤
之意

補急福狹嚴急也
一說福亦急也
桂棹揮擊鞭捷
酒酣酒力酣暢

文宗皇帝名涵穆
宗第二子敬宗第
初封江王為官者
所立在此位十三年
崩壽三十三帝優
游不斷受制家臣
雖有好賢之心文
雅之美皆不足稱
也

為官者王守澄所
立通鑑上夜獵選
宮與宦官劉克明

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
官官為己任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以中外協贊出
注鎮鳳翔進權宦者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
請除守澄遣中使鳩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人
護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類訓心以為如
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令人奏金吾廳事後石榴有甘露
宰相帥百官拜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言非
真上顧仇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執
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金吾衛士等上殿僅擊死傷宦者
十餘人知事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更卒執宰
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謀惟元輿知

天下擊毬軍將蘇佐明
事決等飲酒上酒酣入
於北室更衣殿上燭忽
滅蘇佐明等執上

矯詔以終王悟權
勾當軍國事知樞
密王守澄以衛兵
迎江山王涵立之
是為文宗進討賊
黨盡斬之終王亦
為亂兵所害
對策問以政事及
經義令口對之而
視其文辭定其高
下

考官皆戴服考官
馮宿等見劉蕡策
皆歎服而畏宦官
不敢取
物論驚然物論猶
云輿論實然宜華
貌

四夷
速遠
威望
裴度

明治... 卷之五

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
已李訓為人所殺傳首鄭注亦為鳳翔監軍官者所殺
為鳳之為並去聲數音朔已音紀中使李好古至鎮鳳翔令
去聲令人韓約石柵木名實可食帥音率下同陽與伴同告
變告有變生呼去聲上殿之上上聲神策兵德宗時分左右
羽林為神策兵涯音宜北司宦官目北司李訓為人所殺案
是時涯等既死訓奔鳳翔為監軍
將禽殺之鳳翔監軍官者張仲青
○開成三年司徙中書令
晉公裴度卒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
堂子牛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皆嘗
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沈而已然
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
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厲精求治去奢從
宗敬宗文宗穆

明治... 卷之五 唐武宗

稱屈謂為考官所枉屈也

登科猶言及第

厚顏辭陶乎顏厚

見尚書五子之歌

慙愧之意

面所授官謂奪回

所授臣之官以付與劉黃也

以微言動上微言

謂不顯言陰示其

意也

以誠告之上

謂訓注皆因

王守澄以進其官

官不之疑遂以誠

告之

出注鎮鳳翔其實

欲俟誅宦官併圖

注也

分王守澄之權上

之立也仇士良有

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

周赧漢獻對者憮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弟穎王立是為

武宗皇帝其內也近臣學士周墀家奴謂宦者大和即位二年改元

武宗皇帝名漚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為太子臨崩

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由己廢之而立漚為太弟遂

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

初為學士以李宗閔者嘗對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搆貶

宗閔自是各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在文宗時德裕

為侍郎裴度薦其可為相宗閔有宦官之助遂相惡德裕逼

己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擠德裕之黨尋以德裕

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

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

障以備邊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之

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為便牛僧孺以

為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

自是愈深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

罷一黨互相擠援文宗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德裕連被貶黜及上立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

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人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

視因伏兵殲之也

牛李朋黨

至鎮至鳳翔鎮也

中使天子私使曰

中使

請除守澄訓注皆

愛守澄薦引卒謀

殺之世快守澄之

誅而惡訓注之陰

險

約奏云云

陽言非真訓先令

明治文正皇帝

唐武宗

天下事皆決於此
同通鑑自是宦官
氣益盛迫脇天子
下視宰相陵暴朝
士如草芥每延英
議事士良等動言
訓注折宰相鄭覃
李石曰訓注誠為
亂首但不知訓注
始因何人得進宦
者稍屈縉紳賴之
裴度字中立帝
怪其無遺表問其
家得半稿以備嗣
未立為憂言不及
私
別墅之勝墅別第
也勝景勝也
與時浮沈猶云與
世推移
四朝憲稜敬文四
宗

論維州事悉恒謀加褒贈官者仇士良為立為不之為並去
三年初試賢良方正宗閔痛誠當路指陳時政無所避吉甫
時居相位惡之泣訴於帝且言翰林覆策無所異同久之不
調遂與為定構閔穆宗長慶元年錢徽典貢舉宗閔時為中
書舍人而託所親於徽德裕遂自徽納干巧取士帝乃貶徽
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更音庚軋音晏入聲傾陷也遂相
宗閔先得為相出之德裕出為鄭滑節度使籌邊樓在成都
州治南詔國在南夷如字訪問也易音異阻音丹入聲
州屬四州今威州○時僧孺居中用事欲沮德裕功故返維
州及悉恒謀於吐蓋尋罷通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
數言縛送悉恒謀以快虜絕來降非計也文宗悔之尤僧孺
朱策僧孺內不自安表請罷相從之亦罷德裕既相入謝文
宗曰卿知朝廷有朋黨乎曰中朝半為黨人文宗曰眾以給
事中楊虞卿為黨魁德裕因請出為刺史文宗然之宗閔曰
德裕居外知黨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寡客於策世號行中
沮不得對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又罷李訓鄭注用事疾
德裕共誓短之復召宗閔乃罷德裕擠音躋排也
○昭義節
度使劉從諫卒姪榘自領軍府德裕謂澤潞事體與河朔三

李德裕論
威望聲威名望
官寺奄官也周禮
注寺之言侍也取
親近侍御之義一
說寺嗣也治事者
相嗣續於其內也
大平無象言形象
無可名狀也蓋僧
孺誣當時為太平
飾言欺君可惜之
甚

無然茫然自失貌
武宗皇帝諱炎穆
宗第五子文宗崩
無嗣官者仇士良
等立之在位六年
崩壽三十三帝英
敏特達委任能臣
克上黨如拾芥取
大原如友掌其國
不永功業未究惜
哉

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在心腹若又
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矣上問何以制之曰榘所恃
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榘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魏討
之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使存輔車
之勢鎮魏悚息聽命二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
各進討○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
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
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詰之辭
屈奏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榘河東兵出戍者
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
未幾劉榘勢窮感路人殺榘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太尉衛國

監國言代君監臨
國家太子從曰撫
軍居曰監國見左
傳

譏切譏訕痛切
構敗譏構而敗諸
之也

更相排軋謂互相
排斥軋軋也
垂四十年垂猶將
及也

老於軍旅老老鍊
也謂敦達
葺堡障修葺堡若
障壁也

入兵之路入兵於
西戎之要路
慘酷悲慘嚴酷
擗接齊墜也接接
助也

追論維州事
論往事故曰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大和後益自韜匿文宗好

公敗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昭義節度澤潞
號為昭義節度

澤潞潞音路二州皆屬山西路即上黨郡三鎮成德節度王
元達魏博節度何弘敬華州節度張仲武累上聲鎮魏鎮謂

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勿為之為去聲輔車輔車輔詩傳
曰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逐節度使姓名未詳令去聲幾如

字潞人郭誼循州屬廣東封州屬廣東○文宗時劉從諫入
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其患至是既平

德裕乃言於
上而黜之
○削宦者仇士良官爵籍沒其家先是士良致

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之
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

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毀天下佛寺僧尼勒歸俗○會昌六
年上崩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曰會昌光王之是為宣宗皇帝

會昌即位
二年改元

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光叔武宗疾篤子

幼宦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事

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隱德焉尋即位太和文宗年號宦官
馬元贇更音庚勾當

○李德裕罷僧孺宗閔等北遷德裕三貶至崖州司戶

崖州在南海外今瓊州北遷僧孺自循州遷衡州長史宗閔
故曰北遷三貶初貶東都留守再

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絢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

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誠論邊事誠具陳方略

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即用為邊帥果稱其任上聰察

強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
書號曰處分語刺史有人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敬為人

追維州取捨之是非
司馬公胡氏所
論各異文繁不錄
可參看

事體事例體裁
河朔三鎮不受更
代以其子弟傳襲
以要朝命

度外法度之外
不與之同謂不與
澤潞同心而反也

重臣猶言大臣
子孫之謀不致朝
命以土地傳子孫

之謀也
輔車之勢謂頰輔
牙車相依之勢輔

頰骨也牙車牙所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載也

言都校也... 規之令偵察形勢... 須早與之節言... 度使也... 柳子列胡曰因其地列植柳樹而名... 明光甲明光甲鐵... 上臨甲也蓋言軍勢之... 朝威盛以恐嚇德祐也... 嚴不辭屈猶言口塞... 微賊楊弁起於卒... 伍故罵為微賊... 寧捨劉種胡曰當... 時君相志協議從... 劉種勢已窮處必... 不肯捨之而不討... 德裕此言蓋深激... 武宗以明楊弁之... 決不可恕也

建州刺史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孤絢奏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絢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實然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絢嘗徙故人為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對群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絢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嘗召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

客軍初王逢以大原兵屯榆社及楊弁作亂大原詔悉留其兵以易定宜武充海兵四千討弁故曰客軍

藉沒籍取有罪者之財貨田宅收之于官也沒沒入有罪男女為官奴婢也士良教之云云陳仁錫曰千古閣官盡惑君心全用此術得士良宣暢其旨監成昭昭猶有蹈覆轍而不悟者何也

毀天下佛寺所毀寺四千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鄆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崩宦者立

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中大中十

浙東六百餘賊起僧尼勒歸俗歸俗

之更名准官者王宗實更音浙東賊裘甫起聲振中原觀

龐勛僧尼二十六萬五
作亂百人勒本馬頭絡
街即謂抑制也

宣宗皇帝名忱憲
宗第十三子武宗
崩子幼忱以皇太
叔嗣位歷十三年
而崩壽五十

助敗 韜匿謂韜晦隱匿
深歛才鋒

好誘其言文宗不
知怡故示不慧強
誘發其言語以為
戲笑

光叔以怡初為光
王故呼曰光叔蓋
嘲之也

定策人臣立太子
或定天子之位
曰定策

詔立怡為皇太子
宦官貪其愚而立

王仙芝起
故稱皇大
勾當即幹當也謂
主當其事

裁決親裁判決
頗牧廉頗李牧戰
國時為趙名將
纂次編纂次第

處分語處置分度
之言

入謝胡曰既受其
命入禁中謝其事
也

階前萬里語見管
子謂階前已察知
萬里之遠

奏擬奏擬度其才
能而任官也

外徙謂刺史不至
京直移任地

隣州隣州刺史也
詔命刺史勿得外

黃巢
大齊
皇帝

察使王式討斬之裴姓也本姓仇 ○九年徐州賊龐勛起先

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邕交趾救徐泗兵戍桂

州過期不代遂作亂勛為糧料判官戍卒推以為主擁兵北

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承訓擊

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

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播州在南夷邕州屬廣西泗州屬淮西即臨淮

郡桂州屬廣西今靜江府淮音退平聲殺節度使霍彥曾赤

心盡忠孫執宜子也大同軍今為府屬山西即雲中郡振武

代州號為 ○咸通十四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子晉

王立是為僖宗皇帝咸通即位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宦官所立自懿宗以來

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

所控訴所在相聚為盜濮州人王仙芝起曹州冤句人黃巢

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敗私鹽至

是聚眾攻剽州縣窮民歸之數月數萬仙芝攻陷汝鄭唐鄧

寇鄂州陷安州寇荆南與招討曾元裕戰於申州而大敗又

大敗於黃梅斬之黃巢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虔吉饒

信寇宣州入浙東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

州出潭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荆門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

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

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巢僭號大齊皇帝諸道發兵赴援先

是沙陀李國昌之子克用為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謀

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功名當

徒之詔命

南北司如水火唐

制以宰相為南司

官官為北司

憲宗皇帝名淮宣

宗太子在位十四

年崩壽三十一帝

驕奢無度洛樂不

俊唐室之亡於茲

用破

李克

王式討斬之三日

八十三戰遂禽甫

而斬之

南詔國名在南夷

過期不代遂作亂

初約三年一代至

是成桂州者已六

年屢求代還以軍

帝空虛更留戍卒

一年戍卒聞之作

亂

糧料判官大軍置

貴之秋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

不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招

義討之而大敗克用寇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為盧龍兵所破

蔚朔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旦朝廷赦其罪召其

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曰鴉軍至矣連破賊復長安

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

追擊大破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為官官為去聲官官劉文

控告也濮州屬山東王仙芝起通墜聚眾數十起於長垣曹

州屬山東兗州句音衢敗音翻去聲賤買貴費曰販數萬數

月之間眾至數萬汝州屬河南鄆州屬湖廣即江夏郡安州

屬四州申州屬河南今信陽州黃梅縣屬蘄州沂音韻平聲

汴梁府洪度吉饒信五州屬江西洪即豫章度今贛州府吉

今吉安府為鎮為盧之為並去聲駢音便平聲潭州屬湖廣

即長沙郡潁州屬河南南音鬱州屬北平李振武李國昌府

為振武節度使其子克用冠音貫雲州屬北平沂州屬山西

討敗之敗音拜走音奏達旦五代史作韃毘音但且夷狄別

種名克用父子逃入其地鴉軍軍中號克用為李鴉兒以其

軍皆服黑也復長之復音伏降之宗權降於黃巢幾如字賊

黨巢甥林言○克用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溫

也先為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為宣武節

度使館克用甚慕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攻

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

會太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縋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

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同

屬陝西即馮翊郡華去聲州屬陝西宣武節度使汴州號為

宣武節度使驛上原驛在汴州城內縋音墜繩懸而下扼音

克用 僖宗皇帝名儼懿 宗太子也以幼年 為宦官所立 在位 十五年壽三十七 流彘流離鐵碎 任俠綱鑑注相與 言為任同是非為 狹所謂權行州郡 力折公侯是也或 云任謂任使其氣 力使之言挾以氣 力挾輔人也 販私鹽販賣也當 時置鹽鐵使括鹽 王重利私鹽之禁甚嚴 榮作 上出奔蜀綱目鳳

亂 潮節度使鄭畋調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與上奔元徽兵以圖收復鳳翔卿可糾合鄰道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之長安僭號謂建偽號巢豪傑改元金統殺唐宗互相室在長安者無遺吞噬類

昭宗 有恢 為鴉軍 黑故人呼克用曰李鴉兒又呼其軍 昭宗 李鴉兒又呼其軍 有恢 為鴉軍

亂自立令攷遣朱玫等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上言玫等與全忠相表裡欲共滅臣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攷劫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讓王煊為帝攷將王行瑜斬攷煊奔河中王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蜂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宗皇帝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太漸宦者立之為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暉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

復之 連破賊復長安克用與巢賊於渭南

董昌 目微眇時人稱獨眼龍 賊黨巢錫林吉也 詔克用甚恭克用屢親救全忠危困故克用之至汴州全忠詔之于上源驛就置酒甚恭蓋欲示殷勤神謝之

李克 用進 願侵之全忠從巢為賊故克用乘醜稍如侵辱也 詔和解之范華陽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欲

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大漸聖跡云病篤宦者觀軍容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越州董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鏐為兵馬使朝廷命昌師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於越詔鏐討之越州屬浙東即會稽郡鏐音留

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華貴近恐沙陀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

晉王引兵還晉陽宰相韋昭度李穀將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甚恭

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用遣援

殺之克用不敢專
兵後警而赴許於
朝廷是諸侯猶有
尊王室之心也今
僖宗兩無子奪何
以傲全忠而服克
用耶
劉季述幽表裏謂朱玫在內
上於全忠在外相須而
院成事也
劫上奔鳳翔通鑑
克用表請誅今政
詔和解之克用不
聽進逼京城令政
朱全夜奉天子出幸鳳
忠盡翔正月克用還軍
殺宦河中表請大駕還
官因罪狀令政請
誅之今政劫上如
寶雞縣
如降也

又聞朱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建皆懼奉還長安先是
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
者恐其不利於已交諫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
宦官劉季述圍殺諸王十一人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
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討誅季述上復位宦官
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
舉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圍之李茂貞遂殺
全誨等奉還長安全忠以兵驅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
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弱三十人備洒掃宦官自文宗已
後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大被
誅殺遣接遣兵救援令去聲己音紀十一人通儀睦濟韶彭
韓陳軍延用少陽院在東內神策將指揮使孫德昭復

互相吞噬言大吞
弱強噬弱也
昭宗皇帝名晔懿
宗第七子初封壽
王及僖宗崩宦者
楊復恭立之在位
十六年為朱全忠
所弒壽三十八
大漸謂病勢危篤
語見尚書
明粹有英氣體貌
聰明純粹有英邁
氣象
恢復前烈言有大
志也
梁王復祖宗之功德之
志也
全忠
進爵
梁王
志也
踐祚未舉即位禮
典故曰踐祚
請上
速都
東京
董昌僭號昌厚賦
斂充貢獻由是寵
命相繼求為越王

位之復音伏去上聲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以其策立天子之
功故稱國老視天子如試官之視所取人故曰門生○司馬
溫公曰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門之
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使有威福
耳東漢之衰宦者最名驕橫未有如唐世也非它漢不握兵
唐握兵也太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明皇始隨舊章使高
力士省決章奏進退將相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
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謀不復能制代宗踐祚仍遵覆
轍遣弄助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宦官稍繼而返忌諸將以
齊文場霍仙鳴為中尉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
其後文武宣懿倍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根深蒂
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
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
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全忠由東平王進爵
梁王還汴○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志胤懼為之備全忠
表請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
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
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上至洛陽李茂貞

未許有諂者曰為越王昌若為越帝昌大喜遂憐號詔錄討之錢鏐遣書諭昌去偽號不肯遂請討之貴近賈戚近臣沙陀指克用驕慢驕傲侮慢巡警巡邏警衛南北司解見于上文宣宗條下幽上於少陽院崔胤與上謀誅宦官劉季述等懼引兵而入扶上適少陽院數上罪幽之矯詔立太子裕尊上為太上皇

等移檄以興復為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弒之為之之為去聲復音伏下同將音漿遣人李振○上自即位非不夢想賢豪卒不用之嘗有朝士鄭縻好恢諧多為歌後詩嘲時事上意其有所蘊手注班簿以為相堂吏走告不信已而賀客至縻搔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縻音啓歌後詩作言外鄭五縻行○上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為哀皇帝龍紀即位二年改元哀皇帝廟號景宗哀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全忠為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弒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更音庚九人名字未詳○司馬溫公曰高祖承亡隋之弊掃除亂略遂降李密係建

黃衣宦官品秩之卑者皆衣黃廢置在其掌握謂廢之皇嗣之權在宦寺掌中也定策國老門生子按此楊復恭之語也唐中葉以後宦寺專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者所立欽益驕橫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而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等為魁傑大被誅殺陳仁錫曰悉誅宦官自謂削株掘根除惡務盡矣無德政以鎮定禍亂祇速唐之亡耳總之已甚之

德禽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也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拯民水火之中措之祚席之上使突厥之渠繫頸關戾北海之濱悉為州縣三代以還未之有也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支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牆安可朽也睿宗鑒前世之禍立嗣以功可與權矣明皇再清內難四夷賓服浸淫乎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乘輿播遷干戈不息夫肅宗以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翦除凶醜使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為之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投之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唐之紀綱不可復振肅宗之為也德宗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淺闇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關外之兵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困辱奉天播遷山南尚賴陸贄渾瑊盡心輸力故能誅夷元惡還奉宗社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矣順宗不幸嬰疾委政冢嗣賢矣憲宗聰明果決選任忠良於是天下之盜納質效地替賴入朝百年之憂一日廓然也惜其怠於防微變生肘腋穆宗援任非材為謀不減自貽顛覆文宗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盡心民事精

勤勤君子不為也
[纂]言其帝位奪
國家也
使其黨殺之令朱
友諒殺崔胤

勤治道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歟懿宗驕奢賊虐民怨神怒
李氏之亡於茲決矣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
如羸病之人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哉
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漂泊幽辱寄命諸侯雖救
之其將能乎

訛語猶云裡諺也
統千山頭云云按
統千統真之誤統
真胡語猶漢言千
里其山在雲中郡
積雪經夏不消故
鄙語曰云云蓋昭

校正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五終

宗辛酸艱苦之餘自比凍雀也 [漂泊流離落魄] [以興復為辭] [以討全忠興復唐室為口實也] [遣人入
洛殺之] [綱目全忠遣朱友恭及叔琮執昭宗於椒殿遂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三
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今我受惡名於萬代至京都伏梓宮慟哭
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譏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夢想賢豪] [夢想夢寐想見
也謂思得賢豪之切] [恢諧] [恢諧] [作歇後詩嘲時事言用歇後語作詩以規諷時事也歇後語如友
于貽厥之類友于歇後兄弟二字貽厥歇後孫謀二字 [有所蘊言胸中有所蘊蓄也] [注班簿注注記也班
簿在朝官吏姓名簿也] [堂吏] [中書小吏] [時事可知] [言我風流文士不通曉吏務者而作宰相時事之日
非可推知也] [哀皇帝] [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執昭宗播詔立祝為帝在位三年壽十七諡曰哀帝唐
書及通鑑作昭宣皇帝昭
宣後唐明宗所追諡也

